

中国·坂达村选举故事

村选

杨少衡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坂达村选举故事

村选

杨少衡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选/杨少衡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19-358-6

I. 村…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519 号

村 选

作者:杨少衡

责任编辑:何 强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网址:www.hx-read.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责任发行:康 凯

责任校对:江 旻

印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240千字

印张:16

插页:9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200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 30000册

ISBN 978-7-80719-358-6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汤金山与张丽娟同是坂达村人,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同学到初中。汤金山少时顽皮,屡惹祸端,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因闯祸离家出走,独自到省城打工。数年后他带着一个外乡女子回到家乡,成家立业,在家乡与县城间跑客运,同时参与村中事务,被视为浪子回头。后因为不满老村长张茂发处事不公,加上妻子意外车祸身亡,再次离家到省城打工。

张丽娟之母为当年县城下乡知青,与农民结婚后留在乡下,经历坎坷,因病去世。母亲的遭遇使张丽娟决心离开农村。可是命运不济,高中毕业后连考数年,都没能考上大学,只好留在县城打工。后被张茂发动员回乡当村干部,与张的侄儿,追求她多年的张富全订婚。却不料意外生变,张丽娟与张富全分手。

汤金山闻讯从省城赶回,终与张丽娟结合。一对农家青年男女准备相携远走高飞,却又因家中拖累,只能分处于城乡两地生活、劳动。汤金山在省城当保安被歹徒刺伤,因见义勇为受到表彰。返乡养伤时,家乡正酝酿变化。汤金山与妻子终于认定自己的根在家乡,放弃举家迁离计划,回村发展。

坂达村老村长张茂发担任村干部长达四十年,经验丰富,威信很高,为该村发展做了不少贡献,却也因为一家独大,一个人说了



算,为许多村民所不满。这年村级组织换届,张茂发年已七十三,身体不济,决定让上门女婿张贵生接班,参选村委会主任。

汤金山在亲友支持下,决定与张贵生竞选。汤金山提出公开村务,让村民知晓、参与村中大事,以及争取建设十二岭车道,为本村发展创造新机会等主张,得到许多村民拥护。张茂发则动用乡村宗族、权力和财力资源,力保女婿当选。投票日前夕,汤金山与张富全发生纠纷,引发群殴伤人事件,被警察拘留。汤金山之弟汤金水不服,于选举日水浇选票箱,肇事后逃逸。

县民政局副局长罗炳泉曾任乡长,擅长“学习”,对新时期乡村工作颇有见地。罗炳泉奉领导之命到坂达村指导村级选举,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认定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坚决依法办事,化解矛盾,开拓局面,让事情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坂达村选举终告完成,张贵生得票略超,当选村主任,汤金山兄弟也得到公正对待。

不久,罗炳泉调任乡书记。张茂发病逝,坂达村旧有矛盾集中爆发;张贵生卷入一起案件,引发村民强烈不满。罗炳泉建议上级将省直单位一位挂村干部改派到坂达村任书记,让汤金山张丽娟夫妇协助村支书妥善解决村民集体上访事件。而后通过法律程序,经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汤金山接替张贵生成为村主任。汤金山与下派村支书一起,在上级支持下,多方争取资金,新路终于动工修建,为该村及周边地带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小说正面触及当下农村基层政治生活,描绘农村新时期新事物,以曲折的人物命运故事,从基层侧面表现形势发展,反映历史进步。同时,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组新的农民形象。

引 子 /001



第一章 石旗杆 /003



第二章 选举日风波 /031



第六章 徕卡牌相机 /146



第三章 金不换 /052



第七章 撞大运 /169



第四章 坂达村人物 /080



第八章 啤酒箱阶段 /198



第五章 普度夜 /115



第九章 走活路 /219

引 子

肇事者跑上后山，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肇事者汤金水，23岁，本县溪坂乡坂达村人，大专文化程度。汤金水所犯事项比较特别，不是杀人放火、入室行窃或者打架斗殴，是搞坏了一只旧啤酒箱。旧啤酒箱这类寻常物品遍地都有，即使在收破烂者那里也算不上太贵重，搞坏了又怎么样？为什么肇事者要紧张紧张，趁人不备，一跑了之？

原来这只旧啤酒箱不好碰，里边装的不是啤酒瓶，是两种纸张，一种为粉红色，一种为橘黄色。两种色纸上边均印有文字，还有人们手写的符号。这是一些选票，承载着书写者意愿，代表民意，能够决定某个事项。

肇事者汤金水对旧啤酒箱和箱里的选票下了手。他以在场投票的零散选民为掩护悄悄靠近那只啤酒箱，趁选举工作人员一时疏忽，突然把纸箱抱走，还有里边的选票。这只箱子当天放置于一张学生桌上，摆在小学校的操场前部，附近有一个旗台，旗台后方有一只水龙头。汤金水对现场地形设施非常熟悉，抱走啤酒箱后并不走远，直奔旗台后的水龙头而去。待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大声呼喊，迅速赶到时，白花花的水柱已从水龙头迸涌而下，旧啤酒箱已灌进了大半箱水，纸箱里的选票尽数泡汤。肇事者汤金水还嫌不够过瘾，他把两手伸进纸箱，用力搅拌，加上撕扯，一箱选票无论粉红橘黄，无不湿淋淋烂糊糊，纸张残缺，字迹模糊，尽数损毁。年轻人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做下的这件事不算太小，趁着场上工作人员大呼小叫，一时慌乱，众多选民驻足围观不去的间隙，他拔腿就跑，眨眼间不知去向。

十几分钟后，警察和当地干部赶到了现场，而后相关人员一拨一拨，纷



纷前来,乡里头头脑脑,县里相关部门官员二三十号人齐聚于事发地。一小时后,一辆白色轿车飞速驶临,一位女子匆匆下车,快步进入小学校,紧急视察肇事现场。这位女子很有风采,年岁不大,却不简单,当天现场人物数她职位最高,是本县的副县长。

这里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其实很平常。这里正在进行的只是本地一次选举。选票箱烂糊糊的半箱选票中,橘黄色为委员选票,粉红色为主任选票,它们选的是溪坂乡坂达村新一届的村委会。印在粉红色选票上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有两位,分别是张贵生和汤金山。

汤金山是肇事者汤金水的亲哥哥,选举当天不在现场,在看守所里。

事情说来话长。

第一章 石旗杆



坂达村有个土名叫“旗杆社”，四里八乡，提到“旗杆社”，都知道说的就是坂达村。坂达村这个别称得名于村子后山祖祠外的两支石旗杆，祖祠据说有上千年历史，是坂达村张姓村民的宗祠，因此也被叫做“张家祖厝”。由于所处荒僻，伴着断壁残墙，祖祠外观苍凉，墙体灰暗，厝前空地上杂草丛生，两支石旗杆边也为杂草环绕。石旗杆不算高，大约三米出头，柱体下粗上细，靠近基座处足有脸盆口大小，旗杆顶上有帽，柱下有座，通体为花岗石质。岁月侵蚀，石旗杆表面已经斑斑驳驳，柱体上雕的石龙已经略有破损，几处形体比较模糊，但是质地依旧坚硬，拿石块轻轻敲击，击打声响特别坚脆。

这两支石旗杆很有名，方圆百里之内找不到第三根，所以也称稀罕。至于两支石旗杆管什么用，当地说法不同，最有趣的是绑小孩。村子里的大人时常拿它吓唬顽皮小子，说要把人家绑到石旗杆上。

这个说法与汤金山有关。

汤金山是坂达村村民汤旺兴的大儿子，生于上世纪“文革”后期。当时的乡间景象与后来大不相同，坂达村还叫做“坂达生产大队”，隶属于“溪坂人民公社”，农民们还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社员们被组织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集体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队长敲钟吹哨统一出工收工，挣工分以维持各家各户的生计。敲钟唤人的队长时称政治队长，通常他还配有一个副手，称生产队长，管犁田收割具体事务，这叫做“政治挂帅”。那个年代乡间

标语口号很多，喇叭声音很大，遇有事情，例如搞“农业学大寨”、“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或者公开判决罪犯，社员们便被传唤到场，一起开会听讲，给记当日工分，类似于当今企业员工的“带薪培训”。每到这个时候，大家扶老携幼，济济一堂，会场内外大呼小叫，分外热闹。

汤金山两岁那年，由母亲拉着，列席了溪坂人民公社坂达生产大队的一次公判大会，时有若干犯人从县里被拉到这边会场开会公判，犯人中包括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和强奸犯。此类公判大会很热闹，通常很有悬念，台上哪几个将被处多少刑期让人操心，台下也有事情让大家牵挂：时候一到，主持公判者会突然一声断喝：“绑起来！”台下民兵一拥而出，把坐在人群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捆上绳子押上台去，然后才宣布该几人犯有某种罪行，已被批准逮捕，等等。这种场面让社员们看来很刺激，对两岁小儿汤金山却没有意义，他还太小，不懂得场上那些事情。

时为夏天，乡下小儿身上多一丝不挂，汤金山不例外，裸体参加公判大会。当时他已经很会走路，能够在地上又是泥又是水滚个满头满脸，但是刚在牙牙学语。本地乡间有老话，叫做“嘴跟脚”，讲的是幼儿在人生道路上起步，通常于会走路的同时，也能开口学话。汤金山显得比较愚钝，时称两岁，虚岁有三，下边两只脚已经摆动飞快，上边嘴里的一根舌头还是囫囵不清。尽管不擅表达，那时汤金山已经显露出独特脾性，特别会哭闹，极其顽劣。同龄乡下小儿到了群众大会那种场合，一看人山人海，多半感觉怯场，只会拿眼睛滴溜溜东张西望，揪着母亲的衣襟不敢松手。人家汤金山不一样，光溜溜什么都没穿，满会场到处乱跑，用他那条含糊不清的舌头与列席会议的众多小儿交流看法，拉拉扯扯，共同学习探讨犯罪问题，绝不害怕人多。

结果他被坐在台上的一个人盯住了，这人叫做张茂发，当时三十来岁，在大队里主事，当“大队革委会主任”。张茂发看到台前一个光屁股小子在人群板凳间窜来窜去，满地翻滚，即当堂询问：“这个谁家不要的？扔出去喂狗了。”

汤金山的母亲慌忙上前抱孩子。汤金山正玩得高兴，不肯听话，趴在地上，抓着身边一条板凳脚，就是不愿离开台前。汤母怕被张茂发怪罪，往孩子屁股上用力一拍以示惩戒，汤金山顿时大哭，尖叫，闹场，汤母毫无办法。张



『第一章』 石 旗 杆

茂发看得恼火,从台子上走下来,对汤金山大喝一声:“绑起来!”只一喝,汤金山戛然收声。

他给吓住了。那种年纪的小子搞不清人间地位,却知道声音大小。张茂发其人个子不高,声音却大,张嘴一吼,地动山摇一般,大人都怕,何况三岁小儿。

张茂发指着汤金山发表言论,说三岁看大,这小子来日一定是个贼皮。不老实点,小心给抓上台子。

那天台子上挺吓人,被公判的犯人站了一长排,个个五花大绑。

汤金山直到近五岁才具备了完整的口头表述能力,也就是那时他才能把一句话说完整,土话称能讲个“囫囵”。汤金山的父亲对老婆屡有埋怨,认为儿子讲不出话,是因为老婆没有管束好,让他在公判大会上到处乱跑,被张茂发一声大喝喝傻了。张茂发那一喝除了当场止哭,还让汤金山生了场病,一两个月才缓过劲来,从此舌头打结,说话含混,长达数年。后来汤金山小儿再也不愿列席各种群众大会,特别是公判大会。一听说“茂发来了”,他就跑得没个影子。一直到脱下开裆裤,穿上大裤衩,个头开始见长,远远看到张茂发,他还会本能地绕着走,唯恐被撞见,可见其怕。只是这小孩尽管嘴拙,怕张茂发,不再敢闹腾“法场”,毕竟天性顽劣,还能活跃于村头地角,跟本村小孩打闹滋事,父母根本管束不住。

上小学前,有一回汤金山与一群男孩在村头扔石头打闹,恰张茂发骑个自行车从村外归来。汤金山伏在路沟下,咬牙切齿,极其投入,一心与众男孩打仗,没顾上留神,猛然间抬眼一看,路沟上停着辆自行车,本地人管那叫“脚踏车”,顺着脚踏车再往上看,却是张茂发推着车站在上方,两眼紧盯着他。汤金山顿时脸色全变,爬起来转身就跑。张茂发立刻发令:“给我站住。”

他没大喝,汤金山也没敢再跑,乖乖的站住了。

“哪家的?”

汤金山不说话,一旁有小孩替他回答,说他老爸是鸭汤。

“原来。”张茂发点头,“你老爸比鸭子老实,怎么生出个贼皮?”

他驾好脚踏车,让汤金山过来,到他跟前。汤金山一声不吭,乖乖前进步。张茂发伸出右臂把他紧紧揽住,汤金山在他的怀里挣扎,他弯起指头,往

汤金山头上用力敲了两下：“老实点。”

汤金山不动了。张茂发按住他的脑袋，仔细察看，哈哈大笑。

“两个转，恶得没人看。”他笑，“不如抓来给老子做儿子。”

所谓两个转即头发有两个旋，所谓“两个转，恶得没人看”是本地俗话，认为头发有两旋的男孩多半很坏，让好人不待见，长大了找不到老婆。

汤金山又挣扎，张茂发箍紧不放，威胁要脱小男孩的裤衩，看看他的小鸟“恶不恶”。小男孩拼命蹦跳，不让他摸。

“看起来真的很恶？”

小男孩死活不说话。

“哑巴了？”

张茂发把汤金山压服，让他不再挣扎，逗够了才张臂放开，让小男孩走人，自己牵过脚踏车也打算走。小男孩突然鼓起勇气在他身后说：“我会嚷。”张茂发停下脚，问汤金山会嚷个什么？汤金山用尽浑身之力大叫一声：“绑起来！”然后撒腿跑开。

张茂发不觉发笑：“小贼皮欠管。”

后来这个小贼皮上了小学，那时候坂达村小学校还没迁到山下现今这个地点，还在山顶上，挨着张家祖厝。汤金山上小学那年恰好赶上一场热闹，坂达村重修了张家祖厝，重立了石旗杆，主持修祠立杆的是张茂发，时称坂达生产大队大队长。

坂达村主要有张、汤、陈三姓，以张姓最多，汤姓居第二。村里老人说，最早到坂达村开基建村的其实是汤姓人的先祖，有两个兄弟，一起从外地迁来，在此开荒盖房，落地生根，建立坂达村，历百年后张姓人才到。张姓祖先是个逃荒的，要饭到了这里，汤姓人好心相帮，收他当了长工，留在坂达。几年后这个人与村中一个寡妇结婚，生了七个儿子。本来说好是入赘，这七个儿子都姓了汤，可是后来他们变卦，归宗姓张。他们都很能生，几百年代代繁衍，渐渐人多势众，这才有了今天坂达村这么多的张姓社员，汤姓反居下风。

说起张姓反客为主，人们总要提到张家祖祠。据说当年后山本是汤姓人拥有的一片荒山，用于放牛，张姓人的祖祠原在村南头，不在山上。当时张姓人在村里还是小姓，他们花重金问风水，一位先生告诉他们，要想子孙发达，



『第一章 石 旗 杆』

在坂达村镇住汤姓,得在村后山那里建祖祠,再立两支石旗杆。于是张姓人向汤姓人要那个山头,答应拿一片好地相换。汤姓人不知究竟,也慷慨,把后山给了张姓,还没要他们的地。结果张家祖厝建好,石旗杆立起来后,汤家这边遭了几场灾,几个房头开始落败,渐渐的不如张姓人了。

这个传说主要表达汤姓社员的想法,张姓社员的说法有些不同。关于张家祖厝门口的两支石旗杆,张姓认为与他人无关,不是为了镇住汤姓,只是为了表彰张家的先进模范。当年张姓人会读书,出了两个举人,出外当官,因此立两支石旗杆,希望借祖先之灵,鼓励子孙后代认真学习,努力当官,做先进模范。

坂达村后山顶上的两支石旗杆历近千年,曾屡经坎坷,距今最近的一次灾难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初起当年。其时两支石旗杆遭彻底毁坏,旗杆座被人挖开,旗杆被推倒在地,两条雕龙旗杆石被丢弃于小路旁,供过往者随意踩踏,或者坐于屁股之下。其毁弃与坂达张姓汤姓之争并无关系,只因它们为“四旧”,即“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是当年需要破除的东西。当时有一批溪坂中学的学生认为坂达村张家祖祠门外这两支石旗杆是四旧,结伴来破。参与推石柱的中学生也有本村子弟,以张家子弟为主,汤姓子弟多在一旁看热闹。

张茂发与石旗杆被毁有关。张茂发只读过四年小学,就因家境困难辍学,回乡务农,“文革”初起时他还没资格在村里主事,只是个普通青年农民,用当年说法,叫“贫下中农”。中学生上山破四旧时,张茂发跟着去了。他看到学生们搭起人梯,抬起一个小伙子到石旗杆顶端去系绳子,试图用绳子把石旗杆拉倒,即表示反对,说这样不行,拉不倒的。学生们不信,二三十个人一起使劲拉,石旗杆纹丝不动。带队破四旧的学生头让大家出主意,看怎么把旗杆放倒,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搞炸药炸,有的主张拿大锤砸。张茂发插嘴说放屁不管用,真要弄倒它就挖基座吧,只要挖开一边,旗杆自然可以放倒。

于是就按张茂发说的做,果然破除了四旧,张茂发除了帮着出主意,还跟学生们一起拉了绳子。旗杆放倒时出了意外:中学生们只道这两个石头是“四旧”,不知张家先人石工活做得很精致,石柱石帽分别凿有白凸,楔合得

看不见缝隙,紧密一体,地震都震不落。年轻人不知厉害要推倒它,结果石旗杆一倒,柱顶的石帽滚落下来,不偏不倚,砸住了一个中学生的腿,当场断骨,鬼哭狼嚎。

伤腿的中学生是邻村人,不姓张,也不姓汤。事后张姓人把这个意外事件添油加醋,视为祖先有灵,早早预设机关,让侵害者痛吃苦头。也有许多张姓社员骂张茂发,说掉下来的石帽子瞎了眼,为什么去砸外村小子?该砸的是帮别人放倒自家石旗杆的张茂发。张茂发解释说,其实他不是帮助那些中学生,他是为本村着想。老话说天下大势,顺昌逆亡,时势谁也没法抗,只能先顺着走,再绕弯子想办法。要是让学生们点炸药舞大锤,老辈留下的东西都会毁掉。推倒了没关系,只要东西还在,日后还可以再立起来。

十几年后,到了八十年代,汤金山上小学那会儿,石旗杆果然在张茂发手里又立了起来。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不再破四旧,修宗祠也不再有搞封建迷信之嫌,乡间情况与早几年大不相同,生产队已经开始在丈量土地,准备把集体耕作了数十年的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为责任田,让大家各自种地,不再结伙出工。张茂发在这种时候修祠立柱,难免意见不同,特别是汤姓社员。他们说张茂发要做什么?都哪个朝代了,还想把姓汤的镇住?张姓社员也有意见,修祠立柱都是要花钱的,花那么多钱弄那个老石头有什么用?不能拿来吃拿来用,真是好处不多。张茂发不顾反对坚持要做,这个人很硬,吆喝起来特别大声,坂达村谁能吆喝过他?事情让他办成了,破损殆尽的基座重新砌起,丢弃于地的旗杆石终于再次挺立。

坂达村轰轰烈烈办了场庆典,乡人俗称“热闹”。热闹当日,坂达后山张灯结彩,遍插红旗,锣鼓喧天,盛况空前。村里请来各级领导,唤来狮队龙队,全村老小尽上后山,远近亲朋蜂拥而至。庆典开锣之际鞭炮齐鸣,满山轰响,天地为之震动。但是村里村外,都说当时任什么大炮也不如那个响。

什么呢?张茂发的嗓门。

那天张茂发在典礼上有一声大喝。他不用喇叭,不必咳嗽,祖厝前一站,嘴巴一张,大吼:“放炮!”顿时轰隆轰隆,惊天动地。

张茂发其时正当中年,气势正猛,嗓子一放,全村嗡嗡。他在庆典上说话,讲当天是坂达村的大日子,修祖厝立旗杆是坂达村的大事情。坂达村前



『第一章』 石 旗 杆

辈出过两个先进模范，读书做官，老祖宗立了两根柱子。“文革”时给弄倒了，今天再立起来，今后不出两个大人物，至少也出个把。

小学生汤金山当时只是村中一小贼皮，不算什么大人物，只能混在人群里东张西望，躲在旮旯里听张茂发吆喝。庆典当天中午，张茂发吩咐打了几大桶卤面，让社员们和远近宾客开怀大吃，共同庆贺。汤金山年纪虽小，爱凑热闹，这种时候少不了有他。小男孩已经很能吃，几碗卤面下去，吃得腹胀如鼓，然后他偷偷跑上后山，把一泡尿拉在整修一新的张家祖厝外石旗杆旁。

这小孩不只是随性而为，其恶作剧是故意的。汤金山还小，不懂大人的事情，却知道把石旗杆当做公共厕所，在其周围拉屎撒尿。当年小学还在后山上，放着学校的公共厕所不去，汤金山就去石旗杆。汤金山的家在村子西边，从他家到学校，可以翻后山走近路，得从张家祖祠前经过。后山很荒僻，除了祠堂和学校，没有住家。汤金山上学时翻山走小路，从张家祖祠前穿过，里里外外从来空无一人，没有谁管他拉屎撒尿。农村小孩讲究不多，猴子一般随地大小便，那也算天性，不是事情。但是汤金山别地方不去，只找石旗杆掏裤裆，这就与人家猴子无关，纯属故意。

后来他被张丽娟告发了。

小学校开展卫生教育，要求乡下孩子养成卫生习惯。校长在大会上提及后山石旗杆，说前些时候有上级领导到那里参观，发现基座下到处是大小便，臭烘烘粪坑一般，上级领导和村干部都很生气，说要追查。这谁干的？除了学校的孩子，不会有谁特地跑到那里拉屎撒尿。是哪个学生干的？知道的同学可以检举。

张丽娟立刻指着汤金山说：“是他。”

张丽娟也是一年级学生，个子很小，绰号“小粒子”，看上去还没有乡间的米箩筐高。她家也住村西，有时也从小路翻山上学，这条路上，她见过一些小孩随地大小便，却没有谁像汤金山那样一定要跑向两支石旗杆。

于是汤金山受到警告，让他以后不许再干。

汤金山号称贼皮，石头砸破头都不怕，哪里害怕几句警告？他更加努力更加认真，还是那么来。以前从张家祖厝跑过去，得看肚子怎么样，有屎有尿才上，没东西也不勉强。现在不一样了，每过必拉裤裆，不论多少。小孩子干

这种事总是不知厉害,缺少心眼,几天后放学时,他又跑到那里拉屎,被两个蹲守在近侧的民兵逮住于作案现场。他被脱了裤子,用一条草绳绑住,光着屁股送到张茂发面前。

张茂发没像早年一样对汤金山当头大喝,他换了个办法,把汤金山的父亲汤旺兴找来,让汤旺兴自行处置。张茂发说小贼皮不教乖不成,先自家教,自家教不乖再让别家教,总归是要教乖的。小小年纪就敢这么干,屡教不改,以后长得大吗?长大了在坂达村怎么走路?这么多姓张的放得过吗?姓张的放得过,政府放得过吗?现在绑起来教乖还来得及,长大了再让人绑起来就坏去了,那不是教乖,是吃枪子判刑了。

坂达村里,无论张姓汤姓,大家公认汤旺兴老实厚道。汤旺兴被村人戏称为“鸭汤”,因为姓汤,并放鸭。坂达村南低洼地有大片水面,适合放养鸭群,当年生产队集体养鸭,汤旺兴就当鸭倌。这人与世无争,嘴拙,不喜欢多说话,比他赶的鸭子还没声音。他娶的老婆也差不多,只知道做活,不知道吭气,夫妻两个从不惹是生非,是一对良民。两个老实人偏偏生养出一个贼皮,也不知是老天故意安排,还是因为不会管束,才让汤金山那般茁壮成长。

汤旺兴知道厉害,因为张茂发没人能够抵挡。事情不办清楚,不只关系汤金山日后在村里怎么走路,也关系日后汤家的鸭群在坂达村怎么走路。汤旺兴不能不对儿子发狠。老实人一旦发狠,比谁都要极端。

他把儿子带到张家祖厝,用一条麻绳绑在其作案现场的石旗杆上,以示教乖。

那一天坂达小学空前热闹,课间时分,高年级低年级学生全都跑到张家祖祠这边观赏汤金山,有如观赏猴戏。汤金山被绑在石柱上动弹不得,他不吭气说话,两只眼睛滴溜溜转,东看西看,并不怯场。他在人群里看到了“小粒子”张丽娟,“呸”一下朝她吐口水。张丽娟也不示弱,也朝他吐了口水。两个人两口唾沫都只吐到地上,没有飞及对方,但是意思很明白。

被其父紧绑在石旗杆上,汤金山居然还当众发力,用自己的身子撼动那支石柱,竭尽全力想把它撼倒。这么重的石柱是小孩能够撼动的吗?它要是倒了,绑于其间的汤金山自己还有命吗?小孩哪里知道这个,他只是咬紧牙关,涨红脸孔,徒劳无益地使劲摇动,让场上孩子们看了好玩,哄堂大笑。



【第一章】石 旗 杆

汤金山的贼皮从此闻名远近。本地人所谓“贼皮”说的就是他这种小孩，即皮特别厚，特别不怕死，特别经得起大人狠揍的小恶棍。

林老师闻讯赶来了。她把围观的学生驱散，再用一支乡间割稻用的镰刀，把汤旺兴打了死结的麻绳割断，放了汤金山。

“到学校去。”她说。

2

后来汤金山最不能提这个，想让他没面子只要三个字“绑旗杆”，那就像当众脱他裤子一般，他一定会跳起来。

汤金山上中学时，有个同学叫张富全，跟他是同村，也是同龄，两人嘴斗不休。张富全在学校里很抢眼，除了人长得高大，他还有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脚踏车。当年凤凰、永久是脚踏车两大名牌，一个乡间中学生骑着凤凰牌脚踏车在田埂上跑，就好比如今在城市马路上开着奔驰宝马一般。张富全家里有钱，他喜欢向同学炫耀，一辆脚踏车总是擦得亮晶晶照得见人影，路上见到人就不停地打铃，提醒大家注意他的车，特别是见到女同学，他会把车铃打得像唱歌一样。

汤金山嘲笑张富全是鸟车坐鸟人。凤凰不是一种鸟吗？所以是鸟车，鸟人则完全是骂人。张富全也骂汤金山鸟人，说汤金山只有裤衩里边一个鸟，旁边一丛鸭绒。这是影射汤家有几只鸭子，却没几个钱。乡村中学生彼此知根知底，互相比一比骂一骂，那是常事，说到这种程度，各自都能接受，不至于翻脸。

但是那天不一样，两人骂出格了。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无课，学生们收拾东西，各自回家。乡下村落分散，中学生大多家远，加上学习需要，大家都住校，只在星期六回家背米弄菜，为下周做准备。汤金山跟本村几个男孩结伴步行回村，途中听到后边铃声叮当作。汤金山头也不回，知道不会是别个，鸟人鸟车。

果然是张富全。张富全大打铃铛，也不全是炫耀他的车。从乡中学往坂达去的土路路况不好，道中坑坑洼洼，上午刚下过雨，坑洼中大量积水，汤金山他们绕水坑而行，张富全要他们让一让道。铃铛响过，他还大叫，嚷汤金山